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季翊碑云犛犗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各人文集所志徃徃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

然王荆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
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堯崖公在蜀有錄
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
謂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
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
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
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
不可乃承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
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

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
之少獲表見又爲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
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選蠕
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
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
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吏

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兵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通鑑失編者大抵當時人已不讀全史後為編年書者所宜留意不得已係之尉從上書謝之後可也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

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虺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為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

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
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
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
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游勢秉機
惟官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爲觸犯此數
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太盛故禮
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
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徃徃暗
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太祖

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
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爲進太宗諱字內有从
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爲人姓如故高宗諱內
从勻从口者亦然真宗諱从心从亘音胡登切
若缺其一畫則爲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爲
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
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

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
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
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
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
爲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李愿爲江東提刑以
父名中所部遂呼爲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
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
爲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爲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
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柝之厄唐
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
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
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爲郭藥
師矣儻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
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李在狄晉六卿以爲難
日至豆温不能留王猛使爲符堅周唐莊宗不
能知韓延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

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
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
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
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胡山川風俗有
經略西部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
南粵干戈未息看五原金鼓又重輕天崆峒山叟
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
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
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

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
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
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旣而果召與相見躊
躇未用聞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
及乃表姚入幕周張吳旣至夏國夏人倚爲謀
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
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聞使諜者矯
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
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

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
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王
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
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
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
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手姚張
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
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
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
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受摩火出乃鑄
鐵爲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
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
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
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爲道宮玉清昭應之建
丁謂爲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
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柏潭衡道永鼎古之

椽栴櫨。溫台衢吉之檣。水澧處之槻樟。潭柳明
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
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郊宜聖庫
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
梓信之石青石碌。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
之藤黃。孟澤之槐華。魏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黃。
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兗澤之
黑。歸歛之漆。萊蕪與國之鐵。其木石皆遺所在。
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爲

觀此則用金為
薄自元時寫
金經始也

鑰。治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
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
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
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不及二
十年。天火一夕。焚蕪。但有一殿。是時役徧天下。
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
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
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爲盛世惜之。國史志載
其事。欲以爲夸。然不若掩之。之爲愈也。沈括筆

談云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二歲雄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此角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

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卽顛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王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書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

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春。松門風
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旣至惠州。殘臘
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
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
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
事。客行豈無得。施予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後在僊耳作觀。其詩記游廬山白鶴觀。
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云五老峰前白
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

如誰與碁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間落子。其
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固本注謂日月五星
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
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日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日
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日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日
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日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
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爲七政

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入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等語乃是望覲富貴為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天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

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為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教中材子弟不得不云爾退之云牧之皆欲大有為者彼豈沾富貴人乎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師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韓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

既居京師則上壽可稱賀于人情自不容已

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
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
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
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
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葛藟
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
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
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康成箋
毛詩潰成與毛公皆釋爲遂至於潰茂則以爲

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爲異同如此

鎮星爲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爲惡故
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
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災最久然以國
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
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
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爲害也
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

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
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
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輕速也
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爲大福德與水亡異豈非
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耶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
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
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敘引翟公罷廷尉賓客

反覆事晁君成詩集敘引李邵漢中以星知二
使者事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
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
書引王濟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
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
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
荔枝歎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

騫按唐吳融
莫愁樂而曰
聞歡下揚州
相送楚山頭
似為鄭州莫
愁作然金陵
三山門外有
莫愁湖合洛
陽者豈有三
莫愁邪

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
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
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
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
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
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
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

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
蘭室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
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
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
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闕專詠金陵
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
石城乎

東家王或足
牆東王昌之義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
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壘石爲
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
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
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鷓在河是
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
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
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
公初請記坡爲賦此詩旣大書矣而未遣送郡

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
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
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
而行旣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
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
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
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
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
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中實又四十六年矣
丁卯時去四十六年今對前事已幾照正平
中前國天年亦五十四年或謂諸部與十出平
其國以時始同示以昭此語其如公對語却與
之書指中云非來與公同輝而出語也其意與
百已過定六日五部亦對如富奉亦其意與
其意與公同輝而出語也其意與
其意與公同輝而出語也其意與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十六則

昞秦秋娘三女

後所載乃張好詩非杜秋也

白樂天鷺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
曰昞昞善歌舞雅多風能尚書既歿彭城有舊
第第中有小樓名鷺子昞昞念舊愛而不嫁居
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戲荅曰游作
二絕句首章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
卧牀鷺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為一人長末章
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家上來見說白

揚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
秦娘歌云。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爲吳
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
薨。出居民間。爲蘄州刺史張孫所得。孫謫居武
陵。而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
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爲歌其事。云繁
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
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
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

夕。朱弦已絕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
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
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
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
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
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爲豫章姝。
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
相見。三日已爲踈。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娛。飄
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

此詩最核錄
無法

徒洛陽重相見。綽綽爲當壇。朋遊今在否。落拓
更能無。問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
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
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
筆故名傳。到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
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斯斯節義。非秦娘好好
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

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
死蔡州叛。其賢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帝數十
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
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
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南畝常
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甚塗炭。長歌詠君節。千
載勇夫換。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
鳴江西。然此篇不爲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
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

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魚公祠一見目明
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
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
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
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比曾
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
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
也

後詩亦近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
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
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者豈
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
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
同則可見矣

曾皙待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誤
傷瓜以大杖擊之什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

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爲陷父於不義戒門人
曰參來勿內予竊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
爲之辭且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
乎沂風乎舞雩之語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
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
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
忍而謂曾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
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
志中殊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景
一紙字體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筇云灘聲嘈嘈
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
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
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
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
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頻入夢冬凋
峰木雪結廬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時吹笋排林

下
葉底不如作林

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石從來畫
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書霸實李仲
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
遙相望。兩馬駢立真驕驕。一馬脫去仍騰蹏。浣
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干章。飽知畫肉亦
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
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窻
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
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峰巒

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骨。而或者謂山若
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猷習氣也。其說可
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
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
鄉。袁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方用贄
食太倉為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為

後二句要之無味

揚劉張李西崑
酬唱中人宋景文
亦效其體者何害
其為名臣

獨稱東坡先生與諸公
不同

耿耿予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日奉詔
登左掖東帶參朝議何言初命罕且脫風塵吏
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
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
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躋大用者如
王黃州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
孫宣公奭臧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柳范蜀
公鎮鄭毅夫解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
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君謨襄

仲益何得與
諸賢註稱

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覲諸公皆不
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留落或無田
以食或無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
則予之泰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翻亦然歸去
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
詩二十首中一篇云吾所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衆

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
圃立祠以事此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
府君碑云君諱舟字真存以進士第八官讀書
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
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靜不粒
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爲長屬有
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

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
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
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
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爲人清淨恬寂所謂達
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爲妻子計者良
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桑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
爲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

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
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賧
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偉述
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都
陽郡諸軍事檢校都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
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爲開元天地大
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鑪一口其後列
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
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都陽縣令一人尉

二人又專檢校官都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
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
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鑪
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
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副秀王
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
本末至或疑爲當入都堂治事却報至外郡尤

所不曉適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爲兩省長官
自唐以來居眞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
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
李晟韓弘皆爲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
國事懿僖昭之時員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
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
比皇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
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
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太武行德成

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
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
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
時兼中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
相拜眞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
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佾與允弼允良
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
俗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例蓋
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元

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
爲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爲公相亦不敢居乾道
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
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
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着意點檢
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
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

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
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
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
之所藏也胡爲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
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
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真
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
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
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

止後一予字未妥

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爲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爲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爲三字謂尚書侍郎爲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爲

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爲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公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槩楊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

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
員爲額劉沆作相典領温成后喪事以王洙同
其越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爲一時言者所
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懼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
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爲福蓋投機
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
也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爲

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
下距楚繫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
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懌即日赦出
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
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紹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
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
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爲許史恭顯
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

元帝不省爲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
視事吏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傳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
爲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
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揚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
之與嘉分而爲二傳注者皆未嘗爲之辭然則

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
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中臯陶矢謨
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語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
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臯陶
乃爲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
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
指爲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

爲故事所無按照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
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德階官之誤宰相
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
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
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
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
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

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
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然數世之後益爲蕭條
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
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
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十三則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二盤五誥雖詰曲聱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

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是以餽余口。卓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于莫余，敢止。孔惺鼎銘曰：八月丁亥，公假于太廟。九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

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旂，纒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難溢無緒，乃爾。漢云：周末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實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

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睪上鼎無效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議張敞乃以有效識之故純之又何也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

畫之爲雞鳳凰之形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節尊又云獻音婆有婆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金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

犧象當從王肅作本音南史劉杳傳辯之甚明

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
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
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
之尤爲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世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
者數事於一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
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
而春秋三傳真東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率庸

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
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
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一也則又以爲齊癸公之
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
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
父已鼎曰父已者雍已也繼雍已者乃其弟太
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邪至父已尊則直
云雍已之子太戊爲其父作予按以十干爲名
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爲君所謂癸即報癸

已即雍已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
商公非昂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
予者爲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
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爲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
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昂曰春秋
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
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
公名益姑周繇駒父昂曰左傳有駒伯爲郤克
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耶予

按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
三卿錡曰駒伯犇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
采邑名耳豈得以爲姓哉叔液昂曰考諸前代
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
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
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周州甫曰州出
於來國後以州爲氏在晉則大夫州緝在衛則
大夫州吁其爲氏則一耳予按來國之名無所
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

來國之說當因
州來而託

詩國風乎。遂以爲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迺斯人。蓋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爲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爲兒。予按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高曰。慧與惠通。春秋

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而此二扁名之爲惠季。豈非惠爲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爲謚。而下爲字。烏得以爲氏哉。齊侯罇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按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爲州乎。宋公經鐘銘曰。宋公成之。經鐘釋之曰。宋自微子

王伯厚云此見魯語

春秋章之我齊侯使宿
婦人以祀獻玉磬與地

賂魯見左傳

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
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共公
名史記以為瑕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且
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剔成君為弟偃
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
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
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
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叛命
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子予按恢正

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
帝之父名康者也

碌碌土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
落如石孫栢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碌
碌然又為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碌碌凡七字史
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碌碌
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
猶鹿鹿言在九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

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曆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
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
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擢用
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
慢流入濁沒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
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
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

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按是時宣
仁上仙國是不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童子厚
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
子孫之說蓋陰詭劉后云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
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
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
諛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

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旣固
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
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
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
葆鈿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
香披芳鈿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
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爲山
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

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
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
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
後復用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
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
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
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折屋爲薪剪石
爲砲伐竹爲篋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
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
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本朝尚爾元
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
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
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議卿改賜六字法
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葬學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

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
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
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橈
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九人封
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真卜楚丘史趙史墨裨
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
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
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
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

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
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圉郎顛襄楷二十人封子
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
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
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
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
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
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
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上肉何
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亡盡以寶
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
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
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
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
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

臧哀伯亦有鑿
九鼎于洛之語
時蓋未嘗洛
也杜元凱注而
委曲遷就其
說

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爲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尊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尊爲隆尊餘八鼎皆改

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日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爲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錄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爲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爲有功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勲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爲例按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詠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按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爲圓引泌爲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爲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

尉輒爲宗室所奪蓋以盡壓已到部人之故按
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
至崇寧初大啓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爲之
法參選一日即在闔選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貴
其間不爲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淫縱恣出爲民
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爲
億萬人之公利誠爲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
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
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

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太優宗室參選之日在
本部名次之上既歷年月深遠勞效顯著之人
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
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
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于
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

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于四權場鬻錢。銀準備買馬。其數至于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之用。似聞日減于舊云。

光宗改元紹熙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為之。筆陵切。與冰同。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于水部中。而之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
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
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
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
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
座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

宮道士揚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變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

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爲辯折乃曰儒書奧義旣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却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爲誕日上儀殊爲可省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兄爲公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
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
願予爲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
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
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
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用夫爲不侔矣
玉篇必字音鐘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
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顯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鷹犬
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
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攷試未
技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
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曲豐財罷不
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
者共用不以爲忌今悉絀之所宜禁止詔可政
和三年臣僚又言此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
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

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
手動言凶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灾同而危亂
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
詔禁示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
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
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
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恨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

臘縛二十臘縛成一年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
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為一念一
怛那翻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為一
羅婆三十四羅婆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臾又僧
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
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
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

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爲之而通判
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
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神
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於朝散久不磨勘
特命爲吏部郎中於朝散樞密院言左藏庫副
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
效朝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習以爲高非便也
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於朝十年不磨勘特
遷禮部郎中於朝奉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

所以爲綜核名實之善政見四朝志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爲北人不見竹
故分綠竹爲二物以綠爲王芻熙寧初右贊善
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筆有司以安度所
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黜不取
富韓公爲相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
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
仁宗時賈邊試嘗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爲衆謂

其昔先儒訓釋特點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仁后問宰相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自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

此事不可以子厚故而非之

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寔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容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為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

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許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爲之有虧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京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傷知州

李惺取其爲首者赦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惺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

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爲簡當旨意出於言外
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
爲之麻衰牡麻經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
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
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
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
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
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
譏行按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
五譏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
尤爲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
貢弔焉閭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
其廡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閭人曰鄉者已告矣
注旣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閭人辟之注
見兩賢相隨彌牟與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

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
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
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
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
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

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爲昏
姻甚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夫
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爲
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
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
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爲弗篤矣而
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
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項見張掄娶仲礪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勘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漆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紉檐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緣

幘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爲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源他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爲西南病吐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

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初設官塲歲增息爲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徃徃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

場蜀茶盡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旣通蜀中獨行禁權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旣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權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爲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權茶爲害罷爲湖北提點刑獄利路漕臣張宗諤

竭澤而漁後難為繼
長國家者每徂一時
之見不顧久遠

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劾其跡
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于督綿州彰明縣知
縣宋大章繳奏以爲非所當用稷又詆其賣直
釣奇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
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
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
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
於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
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

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
後改僕射爲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
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
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手簡與之
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予
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
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

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葺爾
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爲判府彼
固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錢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
人張懷慶竊爲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錢月爲
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誚予
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
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
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
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爲戶部
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翦
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闌處置五
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
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陪償及
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旣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

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着。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僞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爲憂詔江浙諸道必以

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質鬻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

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
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
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
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
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
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庭下通刺曰衙以聽
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

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虢州
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
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
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未留人東溪憶垂釣
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
內省官固知其爲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
知其爲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
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可以測度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
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
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官中管事人六十

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
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頷首
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而蒙宣諭永
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
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
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
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
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
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
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
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時改侍中為左相給
事中在列曰既對注矣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
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妹
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顯
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
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

三省事得治事于家第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挾
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于便室設一卓陳事
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于上卞言常州
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
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
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
其路分顧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
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
俄別有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

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
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
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
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
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闕又書一紙付出少
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
因館其家纔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目之迅
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
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
草曲阜城荒散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
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予頃在
福州於呂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冊內
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
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寓外郡所居
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
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

詩陋甚

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
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
輦泥土堆于墻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
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
髮但知郿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
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澤滿墻陰
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
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僕除權
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

脩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
自給事中徙爲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
歇後語作絕句曰未易已爲工部侍弓長肯作
集英脩如今臺省無揚葉豚犬超陞季未休左
居西湖上好學請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
衣

季文子魏獻子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
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

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
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
爲政以其子戌爲梗陽大夫謂成鱗曰吾與戌
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鱗誦大雅文王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爲
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
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
受人之諛不以爲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
宗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德但
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濟哲文明溫恭允塞至
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睿作聖與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
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爲對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爲善惡之對

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爲對
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或又蓋與五事略同入
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
諸字中了無所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爲聖人伯
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爲否

皆古聖人上
孟子語

媵字訓

媵之義爲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女
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騰而亦訓為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瀆相為枋邪為褻美為媿呼為噉拜為擻韶為聲怪為傀暴為疏擗為箝風為觀鮮為魚鱗稿為菟螺為言醜牌

為麤魚為廡埋為鯉吹為歛陔為械暗為鯨柝為擗採為擗翅為聿摘為砉駭為駭擊為擊辜為擗掬為擗暮為擗藻為藻吳為原叩為擗艱為擗魁為魁與夫廡臠畔鱗盞眈醜醜案難為擗相綉醜變槩棘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者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

家者流有大令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余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爲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摠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踈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

陶岳未詳

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爲墨之徒可知朝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溱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龜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臺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爲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十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陳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輔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

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木姓莊漢顯帝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

者爲之云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揚雄方言云食閹慾^{音與}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閹亦謂之慾通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揔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揔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

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
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字檢校太師兼
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
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
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
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
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
蹟爲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
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

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鎰樂彥祺朱全忠張
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見僖
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彥祺
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
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
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
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
歟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塚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都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唯推塚之日以疾不趣赴者爲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幘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哽噎劉亦爲惻然予

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爲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按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中城指揮使

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王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踈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懿孫予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爲難工故衍六爲七然自有三章曰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
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刀不能殘一
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
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文子曰是書之九偽者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
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

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
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
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六韜是偽書
何用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
生死人故為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
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
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
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

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今有賈客爲具
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
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注云
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爲令客者如此
今士大夫爲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
復蒙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
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
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
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他皆倣此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
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爲一帙置
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
及居元符過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
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
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
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
弩取以進其法以壓木爲身檀爲梢鐵爲蹬子
鎗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爲弦弓之身三
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
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棗半筈神宗閱試甚善之
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
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
捷十二年詞科試日王司出克敵弓銘爲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
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
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
凡人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
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
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
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陳籍
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

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
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爲
式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
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
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
絕其目曰大言樂語曉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
旣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戎客歸來見妻

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喚兒語云拈餛飩指不知休
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
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麴便酩酊覆車墜馬皆
不醒倒著接羅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
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
意手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正觀明白皇
元爲不可跋及故改年爲正元各取一字以法

象之高宗建炎之二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
孝宗以來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
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
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
允無出身人爲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
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
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舍館職有中舍者欲預

燕口語文人多此習
氣每招禍患

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琵琶箏箱坐上安有國舍
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
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
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
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
務與衆異獨此說爲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
覃霽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

之居爲侯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柙內搗辟其
軀爲肉泥旣鞠治成獄而遇已酉赦恩獲免至
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
茲事可爲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
至於四赦凶次無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
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
重輕及情理靈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耿延年

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
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勘官翻
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
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
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
爲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
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
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
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爲上請審刑

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爲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知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

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祇候以三百人爲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未支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絹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名將攸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

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
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政西官
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
中如以蓬爲勃龍槃爲勃闌鐸爲突落巨爲不
可圍爲突樂鉏爲丁寧頂爲滴顛角爲砑落蒲
爲勃盧精爲即零螳爲突郎諸爲之手旁爲步
廊茨爲疾藜圈爲屈絲錮爲骨露棠爲窟駝是

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
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
乙集顧雲編高羅隱湘南雜高皆有之故韓文
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
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
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
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鍾
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
居雲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
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關
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怙超
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
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
越王押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書端嚴有
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不存

矣謂主簿為印曹亦佳

高子允謁刺

高子允玉照新志以為常子允東浦之子也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
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
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
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次員陳祥道
皆元祐四年朝士雖器資為中書舍人餘皆館
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
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問舍尊兄

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日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日襄別洪州少卿學士某受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書。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覽。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

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牓。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臣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賤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請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楊涉父子

唐楊涉爲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爲押傳國室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去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

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曾卍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曾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曾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曾字言京死後四

何為不工
疑是任字

坡公猶云中之為
一念失受此百
年譴士大夫自
味其本未可
不懼也

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曾上隱起一
凡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
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
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為宗社之禍邪。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
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矣。肩
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
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

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
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
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
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
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
跖。以此莊躄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
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誅然則非所
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

府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
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
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
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
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竟為飛長安
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
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送
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
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他等

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
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穀謂其日
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
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為穀所係尤重而人
罕知者故書之

今俗又有九天十地之說不知何所本

門焉閨焉

左氏傳好用門焉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

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偃陽人啓
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
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竒葩之語也然公
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闈則無
人闈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
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
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
之深意

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
解者為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為
官如故按唐正元中故懷澤縣主壻檢校贊善
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祿及縣
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
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戶參
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
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壻除了憂外
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

即所謂柔福也

乃知壻官不停者恩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轟尚爲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如唐制可矣宗祿久猶不賤况主婚乎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寔言以證之至唐張祐李高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檗塢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意外

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
淮上能無兩回頭揔是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
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空
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
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
相關意黃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
悠然未有期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
眼底方覺淚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
尋葦蘆枝爭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

明雙燈俱暗盡奈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
夜啼悲芙蓉腹裏菱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
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
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
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遙
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檠供朝
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
思雙履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
聞道新更幟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搗獨處自

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
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重思鏤出容刀飾親
逢巧笑難目中騷客珮爭奈郎闌干江上秋聲
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
春所唱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
落展轉恨還深斡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
斜結網爭奈眼相鉤尤爲明白七言亦間有之
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歌
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

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
闌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
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蕊
檉枰著盡更無茶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
忘却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
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